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五

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

詩云

曾聞陰德可回天、古往今來效灼然。

奉勸世人行好事、到頭元是自周全。

話說湖州府安吉州地浦灘有一居民、家道貧窘、因欠官糧銀二兩、監禁在獄、家中止有一妻、抱着个一周未滿的小兒子度日、別無門路可救、欄中畜養一猪、筭計賣與客人、得價還官、因性急銀子要緊、等不得好價、見有人來買、即便成交、婦人家不認得銀子好歹、是个白晃晃的、說是還得官了、客人既去、拿出

來與銀匠鎔着錠子、銀匠說、這是些假銀、要他怎麼、婦人慌問有多少呈色在裡頭、銀匠道、那里有半毫銀氣、多是鉛銅錫蠟裝成、見火不得的、婦人着了忙、拿在手中、走回家來、尋思一回道、家中並無所出、止有此猪、指望賣來救夫、今已被人騙去、眼見得丈夫出來不成、這是我不仔細上害了他、心下怎麼過得去、我也不要這性命了、待尋个自盡、看看小兒子、又不捨得、發个狠道、罷罷、索性抱了小兒、同赴水而死、也免得牽挂、急急奔到河邊來、正待撲下去、恰好一个徽州商人、立在那里、見他忙忙投水、一把扯住

看他情狀用假銀之人亦必有惡報

問道請白後生、為何做此短見勾當、婦人拭淚答道、
事急無奈、只圖一死、因將救夫賣豬誤收假銀之說、
一一告訴、徽商道、既然如此、與小兒子何干、婦人道、
沒爺沒娘、少不得一死、不如同死了乾淨、徽商惻然
道、所欠官銀幾何、婦人道、二兩、徽商道、能得多少、壞
此三條性命、我下處不遠、快隨我來、我捨銀二兩、與
你還官罷、婦人轉悲作喜、抱了兒子、隨着徽商行去、
不上半里、巳到下處、徽商走入房、秤銀二兩出來、遞
與婦人道、銀是足紋、正好還官、不要又被別人騙了、
婦人千恩萬謝、轉去央個隣舍、同到縣裡納了官銀、

其夫始得放出監來到了家裡問起道那得這銀子還官救我婦人將前情述了一遍說道若非遇此恩人不要說你不得出來我母子兩人已作黃泉之鬼了其夫半喜半疑喜的是得銀解救全了三命疑的是婦人家沒志行敢怕獨自个一時喉極了做下了些不伶俐勾當方得這項銀子也不可知不然怎生有此等好人直如此湊巧口中不說破他心生一計道要見明白須得如此如此問婦人道你可認得那恩人的住處麼婦人道隨他去秤銀的怎不認得其夫道既如此我與你不可不去謝他一謝婦人道正

該如此、今日安息了、明日仝去、其夫道、等不得明日、今夜就去、婦人道、爲何不要白日裡去、到要夜間、其夫道、我自有主意、你不要管、我婦人不好拘得、只得點着燈、同其夫走到徽商下處門首、此時已是黃昏時候、人多歇息寂靜了、其夫叫婦人扣門、婦人道、我是女人、如何叫我黑夜敲人門戶、其夫道、我正要黑夜試他的心事、婦人心下曉得丈夫有疑了、想道、一个有恩義的人、到如此猜他、也不當人子、却是恐怕丈夫生疑、只得出聲高叫、徽商在睡夢間聽得是婦女聲音、問道、你是何人、却來叫我、婦人道、我是前日

投水的婦人因蒙恩人大德救了吾夫出獄故此特來踵門叩謝看官你道薇商此時若是个不老成的聽見一个婦女黑夜尋他又是施恩過來的一時動了不良之心未免說句把俏俏綽趣的話開出門來撞見其夫可不是老大一塲沒趣把起初做好事的念頭多弄壞了不想這个胡漆煞是有正經聽得婦人說話便厲聲道此我獨臥之所豈汝婦女家所當來況昏夜也不是謝人的時節但請回步不必謝了其夫聽罷纔把一天疑心盡多消散婦人乃答道吾夫同在此相謝薇商聽見其夫同來只得披衣下床

要來開門走得幾步只聽得天崩地塌之聲連門外多震得動徽商慌了自不必說夫婦兩人多唬了一驚徽商忙叫小二掌火來看只見一張臥床壓得四脚多折滿床盡是磚頭泥土元來那一垛墻走了一向床邊着不覺得此時偶然塌將下來若有人在床時便是銅筋鉄骨也壓死了徽商看了伸了舌頭出來一時縮不進去就叫小二開門見了夫婦二人反謝道若非賢夫婦相叫起身幾乎一命難存夫婦兩人看見墻坍床倒也自大加驚異道此乃恩人洪福齊天大難得免莫非恩人陰德之報兩相稱謝徽商

番夫婦茶話少時珍重而別只此一件可見商人二兩銀子救了母子兩命到底因他來謝脫了遭壓之厄仍舊是自家救了自家性命一般此乃天巧于報德處所以古人說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小子起初說到頭元是自周全並非詛語看官每不信小子再今單表一个周全他人仍舊周全了自己一段長話作个正文有詩為証

有女顏如玉　酬德詎能足
遇彼素心人　清操同秉燭
蘭蕙保幽芳　移來貯金屋

容臺粉署郎、一朝昇椽屬、
聖明重義人、報施同轉轂

這段話文出在弘治年間直隸太倉州地方、州中有一个吏典姓顏名芳、平日迎送官府出城、專在城外一个賣餅的江家、做下處歇脚、那江老兒名溶、是个老實忠厚的人、生意儘好、家道將就過得、看見顏吏典舉動端方、容儀俊偉、不像个衙門中以下人、私心敬愛他、每遇他到家、便以提控呼之、待如上賓、江家有个嬤嬤、生得个女兒、名喚愛娘、年方十七歲、容貌非凡、顏吏典家裡也自有妻子、便與江家內裡通往

來竟成了一家骨肉一般、常言道、一家飽暖千家怨、江老雖不怎的富、別人看見他生意從容衣食不缺、便傳說了千金幾百金家事、有那等眼光淺心不足的、目中就着不得不覺得不妒忌起來、忽一日江老正在家裡做活、只見如狼似虎一起捕人打將進來、喝道、拿海賊、把店中家火打得粉碎、江老出來分辯、衆捕一齊動手、一索子綑倒、江嬤嬤與女兒顧不得羞恥、大家啼啼哭哭、嚷將出來、問道是何事端、說个明白、捕人道、崇明解到海賊一起、有江溶名字、是个窩家、還問什麼事端、江老夫妻與女兒叫起撞天屈

來說道、自來不曾出外、那里認得什麼海賊、却不道
殺了平人、捕人道、不管屈不屈、到州裡分辨去、與我
們無干、伙些打發我們見官去、江老是个鄉子裡人、
也不曉得盜情利害、也不曉得該怎的打發公差、合
家只是一味哭、捕人每不見動靜、便發起狠來道、老
兒奸詐、家裡必有賍物、我們且搜一搜、衆人不管好
歹、打進內裡、一齊動手、險些把地皮多翻了轉來、見
了細軟、便藏匿了、江老夫妻女兒三口、殺猪也似的
叫喊、搖天倒地價哭、捕人每揎拳裸手、耀武揚威、正
在沒擺佈處、只見一个人踱將進來、喝[illegible]鬧嚷奄處、

此時要容

不得無理眾人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州裡顧提控大家住手道提控來得正好我們不要粗魯但憑提控便是江老一把扯住提控道提控救我一救顧提控問道怎的起捕人拿牌票出來看却是海賊指扳窩家巡捕衙裡來拿的提控道賊指的事多出仇口此家良善明是冤屈你們為我面上須要周全一分捕人道提控在此誰敢多話只要分付我們一面打點見官便是提控即便主張江老支持酒飯魚肉之類擺了滿桌任他每狼飧虎嚥喫个蕭情又摸出幾兩銀子做差使錢眾捕人道提控分付我每也不

若是他人
即于此時
埋伏圖去
根脚矣

好推辭也不好做苦權且收着凡百看提控面上不難爲他便了提控道列位別無計較處只求遲帶到一日等我先見官人替他分訴一番做个道理然後投牌便是列位盛情捕人道這个當得奉承當下江老隨捕人去了提控轉身安慰他母子道此事只要破費須有分辨處不妨大事母子啼哭道全仗提控搭救則个提控道且關好店門安心坐着我自做道理去出了店門進城來一逕到州前來見捕盜廳官人道顧某有个下處主人江溶是个良善人戶今被海賊所扳想必是仇家陷害望乞爺臺爲顧某薄面

周余則个捕官道此乃堂上公事我也不好自專提控道堂上老爺顧某自當禀明只望爺臺這裡帶到時寬他這一番拷究捕官道這个當得奉命須臾知州升堂顧提控覷个堂事空便跪下禀道吏典平日伏侍老爺並不敢有私情冒禀今日有个下處主人江溶被海賊誣扳吏典熟知他是良善人戶必是仇家所陷故此斗胆禀明望老爺天鑒之下超豁無辜若是吏典虛言妄禀罪該萬死知州道盗賊之事非同小可你敢是私下受人買囑替人講解麼提控叩頭道吏典若有此等情弊老爺日後必然知道吏典

情愿文罪知州道待我細審也聽不得你一面之詞提控道老爺細審二字便是無辜超生之路了復叩一頭走了下來想道官人方纔說聽不得一面之詞我想人衆則公明日約同同衙門幾位朋友大家禀一聲必然聽信是日拉請一般的十數个提控到酒館中坐一坐把前事說了求衆人明日帮他一說衆人平日與顧提控多有往來無有不依的次日擒人巳將江溶解到捕廳捕廳因顧提控面上不動刑法竟送到堂上來正值知州投文挨牌唱名點到江溶名字顧提控站在旁邊又跪下來禀道這江溶即是

小吏典昨日所稟過的、果是良善人戶、中間必有冤情、望老爺詳察、知州作色道你兩次三回替人辨白、莫非受了賄賂、故敢大胆提控叩頭道、老爺當堂明查、若不是小吏典下處主人、及有贓賂情弊、打死無怨、只見衆吏典多跪下來稟道、委是顧某主人、別無情弊、衆吏典敢百口代保、知州平日也曉得顧芳行徑、是个忠直小心的人、心下有幾分信他的、說道我審時自有道理、便問江溶這夥賊人扳你、你平日曾認得一兩个否、江老兒叩頭道、爺爺小的若認得一个、死也甘心、知州道他們有人認得你、否江老兒道、

這个小的雖不知想來也不必認得小的知州道這个不難喚一个皂隸過來教他脫下衣服與江溶穿了扮做了皂隸却叫皂隸穿了江溶衣服扮做了江溶分付道等强盜執着江溶時你可替他折證看他認得認不得皂隸依言與江溶更換停當然後帶出監犯來知州問賊首道江溶是你窩家麼賊首道爺爺正是知州敲着氣拍故意問道江溶怎麼說這个皂隸扮的江溶假着口氣道爺爺並不干小人之事賊首看着皂江溶那里曉得不是一口指着道他任在城外倚着賣餅爲名專一窩着我每贓物怎生賴

二反跌 妙

得皂隸道爺爺寃枉小的不曾認得他的賊首趙遷生不認得我們長在你家喫餅某處賍若干某處賍若干多在你家難道忘了知府明知不是假意說道江溶是商家不必說了却是天下有名姓相同一手指着真江溶扮皂隸的道我這个皂隸也叫得江溶敢怕是他麽賊首把皂隸一看那里認得連喊道爺爺是賣餅的江溶不是皂隸江溶知州又手指假江溶道這个賣餅的江溶可是了麽賊首道正是這个知州冷笑了一聲連敲氣拍兩三下指着賊首道你這殺剮不盡的奴才自做了歹事又受人買囑扳掐

良善賊首連喊道這江潞果是窩家一些不差爺爺知州喝叫掌嘴打了十來下知州道還要嘴強早是我先換過了試驗虛實險些兒屈陷平民這个是我皂隸剛才你却認做了江潞就信口扳殺他這个扮皂隸的正是賣餅江潞你却又不認得就說道無干可知道你受人買囑來害江潞元不曾認得江潞的麼賊首低頭無語只叫小的該死知州叫江潞與皂隸仍舊換過了衣服取夾棍來把賊首夾起要招出買他指扳的人來賊首是頑皮賴肉那里放在心上任你夾打只供稱是因見江潞殷實指望扳賠贓物

呂文憶不願知道者此名何見

是實、別無指使、知州道、眼見得是江溶仇家所使、舞得可疑、今這奴才死不肯招、若必求其人、他又要信口誣害、反生株連、我只釋放了江溶、不根究也罷、江溶叩頭道、小的也不願曉得害小的的仇人、省得中心不忘、冤冤相結、知州道、果然是个忠厚人、提起筆來、把名字注銷、喝道、江溶無干、直趕出去、當下江溶叩頭不止、皂隸連聲快走、江溶如籠中放出飛鳥、歡天喜地、出了衙門、衙門裡許多人攢空叫喜、擁住了不放、又虧得顧提控走出來、把幾句話解散開了、衆人一同江溶走回家來、江老兒一進門、便喚過婁叓

來道、快來拜謝恩人、這番若非提控荅救、險些兒相見不成了、三个人拜做一堆、提控道自家家裡應得出力、况且是知州老爺神明做主、與我無干、快不要如此、江嬤嬤便問老兒道、怎生回來得這等撇脫、不曾吃虧麼、江老兒道、兩處俱仗提控先說過了、並不動一些刑法、天字號一塲官司、今沒一些干涉、竟自平淨了、江嬤嬤千恩萬謝、提控立起身來道、你們且慢慢細講、我還要到衙門去謝謝官府去、當下提控作別自去了、江老送了出門、回來對嬤嬤說、正是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誰想遭此一塲飛來橫禍、若

非提控出力、性命難保、今雖然破費了些東西、幸得太平無事、我毋不可忘了恩德、怎生酬報得他便好、孃孃道、我家家事向來不見怎的、只好度日、不知那裡動了人眼、被天殺的䝨算招此非灾、前日衆捕人一番擄掠、很如打劫一般、細軟東西盡被抄扎過了、今日有何重物、謝得提控大恩、江老道、便是沒東西難處、就凑得些少、也當不得數、他也未必肯受、怎麼好、孃孃道、我到有句話商量、女兒年一十七歲、未曾許人、我們這樣人家、就許了人、不過是村莊人戶、不若送與他做了妾、扳他做個女壻、支持門戶、也免得

外人欺侮可不好江老道此事到也好只不知女兒肯不肯嬤嬤道提控又青年他家大娘子又賢惠平日極是與我女兒說得來的敢佀也情愿遂喚女兒來把此意說了女兒道此乃爹娘要報恩德女兒何惜此身江老道雖然如此提控是个近道理的人若與他明說必是不從不若你我三人只作登門拜謝以後就留下女兒在彼他便不好推辭得嬤嬤道言之有理當下三人計議已定拿本曆日來看來日上吉次日起早把女兒裝扮了江老夫妻兩个步行女兒乘着小轎擡進城中竟到顧家來提控夫妻接了

進去問道何事光降、江老道、老漢承提控活命之恩、今日同妻女三口登門拜謝、提控夫妻道有何大事、直得如此、且勞煩小娘子過來一發不當、江老道老漢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奉告、老漢前日若是受了非刑死于獄底、留下妻女不知流落到甚處、今幸得提控救命重生、無恩可報、止有小女愛娘今年正十七歲、與老妻商議送來與提控娘子鋪床疊被做个箕帚之妾、提控若不棄嫌龐醜、就此俯留老漢夫妻終身有托、今日是个吉日、一來到此拜謝、二來特送小女上門、提控聽罷正色道、老丈說那里話、僩某若

真忠厚有心人

做此事、天地不容、提控娘子道、難得老伯伯、乾娘妹妹一全到此、且請過小飯、有話再說、提控一面分付厨下擺飯相待、飲酒中間、江老又把前話提起、出位拜提控一拜道、提控若不受老漢之托、老漢死不瞑目、提控情知、江老心切、揣自想道、若不權且應承、此老必不肯住、又去別尋事端、謝我反多事了、且依着他言語、我日後自有處置、飯罷、江老夫妻起身作別、分付女兒留住道、你在此伏侍大娘、愛娘含羞忍淚、應了一聲、提控道、休要如此說、叫妻且權留小娘子盤桓幾日、自當送還、江老夫妻也道、是他一時門面

惟人心如此愈見不容之難

說話兩下心照罷了，兩口兒去得，提控娘子便請愛娘到裡面自己房裡坐了，又擺出細果茶品，請他分付走使丫鬟鋪設好了一間小房，一床被臥，連提控娘子心裡也只道提控有意留住的，今夜必然趁好日同宿。他本是个大賢惠不撚酸的人，又平日喜歡着愛娘，故此是件周全停當，只等提控到晚受用。正是

一朵鮮花好護持，　芳菲只待賞花時。
等閒未動東君意，　惜處重將帷幙施。

誰想提控是夜竟到自家娘子房裡來睡了，不到愛

娘處去、提控娘子問道、你為何不到江小娘那里去宿、莫要忌我、提控道、他家不幸遭難、我為平日往來出力救他、令他把女兒謝我、我若貪了女色、是乘人危處、遂我欲心、與那海賊指扳、應捕搶擄、肚腸有何兩様、傾某雖是小小前程、若壞了行止、永遠不吉、提控娘子見他說出咒來、知是真心、便道、果然如此、也是你的好處、只是日間何不力辭脫了、反又留在家中做甚、提控道、江老兒是老實人、若我不允女兒之事、他又剜肉做瘡、別尋道路謝我、反為不美、他女兒平日與你相愛、通家姊妹、留下你處住幾日、這却無

真正有心人不止忠厚

妨我意欲就此看个中意的人家子弟替他尋下一頭親事成就他終身結果也是好事所以一時不離他去原非我自家有意也提控娘子道如此却好當夜無詞自此江愛娘只在徐家任提控娘子與他如同親姐妹一般甚是看待得好他心中也時常打點提控到他房裡的怎知道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直待他年榮貴後　方知今日不爲差

空費唾

提控只如常相處並不曾起一毫邪念說一句戲話連愛娘房裡脚也不躧進去一步愛娘初時疑惑後

來也不以爲怪了提控衙門事多時常不在家裡匆匆過了一月有餘忽一日得閑在家中對娘子道江小娘在家初意要替他尋个人家急切裡湊不着巧而今一月多了久留在此也覺不便不如備下些禮物送還他家他家父母必然問起女兒別處情形他曉得我心事如此自然不來強我了提控娘子道說得有理當下把此意與江愛娘說明了就備了六个盒盤又將出珠花四朵金耳環一雙送與江愛娘插戴好一乘轎着个從人還送到江老家裡來江老夫妻接着轎子曉得是顧家送女兒回家心裡疑道爲

軻呌他獨自个歸來問道、提控在家麼、從人道、提控不得工夫來、多多拜上阿爹這幾時有慢了小娘子、望今特送還府上、江老兒說話蹺蹊、反懷着一肚子鬼胎道、敢怕有甚不恰當處、忙忙領女兒到裡邊坐了、同嬤嬤細問他這一月的光景、愛娘把顧娘子相待甚厚、并提控不進房、不近身的事、說了一遍、江老呆了一晌道、長要來問个信、自從爲事之後、生意淡薄、窮忙沒有工夫、又是素手不好上門、欲待央个人來、急切裡沒便處、只道你一家和睦、無些別話、誰想却如此行徑、這怎麼說、嬤嬤道、敢是甲子不好、與女兒

無緣法得个人解釀解釀便好江老道且等另揀个日子再送去又做處愛娘道據女兒看起來這个提控不是貪財好色之人乃是个正人君子我家強要謝他他不好推辭得故此權留這幾時誓不玷污我身今既送了歸家自不必再送去江老道雖然如此他的恩德畢竟不曾報得反住在他家打攪多時又加添禮物送來難道便是這樣罷了還是改日再送去纔是愛娘也不好阻當只得憑着父母說罷了過了兩日江老夫妻做了些餅食買了幾件新鮮物事辦齊十來个盒盤一罈泉酒僱个擔夫挑了又是一

乘轎擡了女兒留下嫂嫂有家江老自家伴送還顧家來、提控迎着江老、江老道其來意、提控作色道老丈難道不曾問及令愛來歷、某心事惟天可表、老丈何不見諒如此、此番決不敢相留盛意、必須領令愛不及款接、原轎請回、改日登門拜謝、江老見提控詞色嚴正、方知女兒不是誑語、連忙出門止住來轎、叫他仍舊擡回家去、提控留江老轉去茶飯、江老也再三辭謝、不敢叨領、當時別去、提控轉來受了禮物、出了盒盤、打發了腳擔錢、分付多謝去了、進房對娘子說江老今日復來之意、娘子道、這个便老沒正經、難道

前番不諧、今番有再諧之理、只是難爲了愛娘又來一番、不曾會得一會去、提控道若等他下了轎、接了進來、又多一番事了、不如決絕回頭了的是、這老兒真誠、卻不見機、既如此把女兒相攪、此後往來到也、要稀疏了些、外人不知、就裡惹得造下議論來、反害了女兒終身、是要好成歉了、娘子道說得極是、自此提控家、不似前日十分與江家往來得密了、那江家原無甚麼大根基、不過生意濟楚、自經此一番橫事、剝削之後、家計蕭條、下來自古道人家天做、運來時撞着就是趁錢的、火燄也似長起來、運退時撞着就

老成之見
遏丹之心

是、折、本、的、潮、水、也、似、退、下、去、江家悔氣頭裡、連五熱

行裡生意多不濟了、做下餅食常得五七日不發市、

就是餿蒸氣了、餵猪狗也不中、你道為何如此、先前

為爭時不多幾日、只因驚怕了、自女兒到顧家去後、

關了一个月多店門不開、王顧家多生疎、改向別家

去、就、便、拗、不、轉、來、況且爲盜爲事、聲名揚開去不好

聽、別人不肯了反信以爲實、就怕來纏帳、以此生意

冷落、日喫日空、漸漸支持不來、要把女兒嫁个人家、

思量靠他過下半世、又高不湊低不就、光陰眨眼、一

錯就是論年、女兒也大得過期了、忽一日、一个撒潑

商人經過、偶然間瞥見愛姐顏色、訪問隣人、曉得是
賣餅江家、因問可肯與人家爲妾否、隣人道、往年爲
官事時、曾送與人做妾、那家行善事、不肯受、還了的、
做妾的事、只怕也肯、徽商聽得此話、去央个熟事的
媒婆到江家來說此親事、只要事成、不惜重價、媒婆
得了口氣、走到江家、便說出徽商許多富厚處、情愿
出重禮、聘小娘子爲偏房、江老夫妻正在喉急頭上、
見說得動火、便問道、討在何處去的、媒婆道、這个朝
奉、只在楊州開當中鹽、大孺人自在徽州家裡、今討
去做二孺人、住在楊州當中、是兩頭大的、好不受用、

亦且路不多遠、江老夫妻道、肯出多少禮、媒婆道、尋
過、只要事成、不惜重價、你每能要得多少、那富家心
性、料必勾你每心下的、憑你們討禮罷了、江老夫妻
商量道、你我心下不割捨得女兒、欲待留下他、遇不
着這樣好主、有心得把與別處人去、多討得些禮錢
也勾下半世做生意度日、方可、是必要他三百兩、不
可少了、商量已定、對媒婆說過、媒婆道、三百兩忒重
些、江嬷嬷道、少一釐我也不肯、媒婆道、且替你們說
說看、只要事成後、謝我多些兒、三个人齊說、三百兩
是一大主財物、極頂價錢了、不想商人慕色心重、二

三百金之物、那里在他心上、一說就允、如數下了財禮、揀个日子、娶了過去、開船往楊州、江愛娘哭哭啼啼、自道終身不得見父母了、江老雖是賣去了女兒、心中悽楚、却幸得了一主大財、在家別做生理不題、却說韻提控在州六年兩考、役滿倒當赴京聽考、吏部點卯過、撥出在韓侍郎門下辦事效勞、那韓侍郎是个正直忠厚的大臣、見提控謹厚小心、儀表可觀、也自另眼看他、時留在衙前聽候差使、一日侍郎出去拜客、提控不敢擅離衙門左右、只在前堂伺候歸來、等了許久、侍郎又往遠處赴席、一時未還、提控等

得不耐煩、困倦起來、坐在檻上打盹、朦朧睡去、見空中雲端裡黃龍現身、彩霞一片、映在自己身上、正在驚看之際、忽有人蹴他起來、颯然驚覺、乃是後堂傳、呼高聲喝、夫人出來、提控倉惶失措、連忙趨避不及、夫人步至前堂、親看見、提控慌遽走出之狀、着人喚他轉來、提控自道失了禮度、必遭罪責、趨至庭中跪倒、俯伏地下、不敢仰視、夫人道、擡起頭來我看、提控不敢放肆、畧把頸子一伸、夫人看見道、快站起來、你莫不是太倉顧提控麼、爲何在此、提控道、不敢、小吏顧芳、實是太倉人、考滿赴京、在此辦事、夫人道、你認

得我否提控不知甚麽緣故摸个頭路不着不敢答應一聲夫人笑道妾身非是別人即是賣餅江家女兒也昔年徽州商人娶去以親女相待後來嫁與韓相公爲次房正夫人亡逝相公立爲繼室今已受過封誥想來此等榮華皆君所致也若是當年非君厚德義還妾身今日安能到此地位妾身時刻在心正恨無繇補報今天幸相逢於此當與相公說知就裡少圖報效提控聽能恍如夢中一般偷眼覷着堂上夫人正是江家愛娘心下道誰想他却有這个地位又尋思道他分明賣與徽州商人做妾了如何却嫁

得與韓相公方纔聽見說徽商以親女相待這又不知怎麼解說當下踅出外來私下偷問韓府老都管方知事體備細當日徽商娶去時節徽人風俗專要鬧房炒新郎凡親戚朋友相識的在住處所在聞知要親就携了酒榼前來稱慶說話之間名爲[illegible][illegible]實半帶笑耍把新郎灌得爛醉方以爲樂是夜徽商醉極講不得甚麼雲雨勾當在新人枕畔一覺睡倒直至天明朦朧中見一个金甲神人將瓜鎚撲他腦蓋一下蹴他起來道此乃二品夫人非凡人之配不可造次胡行若違我言必有大咎徽商驚醒覺得頭疼

異常只得扒了起來自想此夢稀奇心下疑惑平日最信的是關聖靈籤梳洗畢開个隨身小匣取出十个錢來對空虔誠禱告看與此女緣分何如卜得个乙戊乃是第十五籤籤曰

兩家門戶各相當　不是姻緣莫較量
直待春風好消息　却調琴瑟向蘭房

詳了籤意疑道既明說不是姻緣了又道直待春風却調琴瑟難道放着見貨等待時來不成心下一發糊塗再繳一籤卜得个辛丙乃是第七十三籤籤曰

憶昔蘭房分半釵　而今忽報信音乖

癡心指望成連理　到、底、誰、知、事、不、諧、

得了這籤、想道此籤說話明白、分明不是我的姻緣、不能到底的了、夢中說有二品夫人之分、若把來另緣與人、看是如何、禱告過再卜一籤、得了个兩庚、乃是第二十七籤籤曰

世間萬物各有主、　一粒一毫君莫取、

英雄豪傑本天生、　也須步步循規矩、

徽商看罷道、籤句明白如此、必是另該有个主、吾意決矣、雖是這等說、日間見他美色、未免動心、然但是有些邪念、便覺頭疼、到晚來走近床邊、愈加心神恍

此商亦有一段後緣故決此意精強然行行必科奇鬮

惚頭疼難支。徽商想道。如此蹺蹊。要見夢言可據。鐵語分明。捣一破他女身。必為神明所惡。不如放下念頭。認他做个乾女兒。尋个人嫁了他。後來果得富貴。也不可知。遂把此意對江愛娘說道。在下年四十餘歲。與小娘子年紀不等。況且家中原有大孺人。今揚州典當內。又有二孺人。前日只因看見小娘子生得貌美。故此一時聘娶了來。昨晚夢見神明說小娘子是个貴人。與在下非是配偶。今不敢胡亂辱莫了小娘子。在下癡長一半年紀。不若認義為父女。等待尋个好姻緣配着。圖个往來。小娘子意下何如。江愛娘

聽見說不做妾做女有甚麽不肯處荅應道但憑尊意、只恐不中擡舉、當下起身、插燭也似拜了、徽商四拜、以後只稱徽商做爹爹、徽商稱愛娘做大姐、各床而睡、同行至揚州、當裡只說是路上結拜的朋友女兒、託他尋人家的、也就分付媒婆替他四下里尋親事、正是春初時節、恰好湊巧、韓侍郎帶領家眷上任舟過揚州、夫人有病、要娶个偏房、就便伏侍夫人、停舟在關下、此話一開、那些做媒的如蠅聚羶來的何止三四十起各處尋將出來、多看得不中意、落末有个人說、徽州當裡有个乾女兒、說是太倉州來的、模

是徽人行狀

樣絕美也只有與人爲妾的。問問也好。其間就有媒婆叨攬去當裡來說。元來徽州人有個僻性。是烏紗帽紅繡鞋。一生只這兩件不爭銀子。其餘諸事慳吝了。聽見說個韓侍郎娶妾。先自軟攤了半邊。自誇夢兆有准。巴不得就成了。韓府也叫人看過。看得十分中意。徽商認做自巳女兒。不爭財物。反賠嫁裝。只貪個紗帽往來。便自心滿意足。韓府仕宦人家。做事不小。又見徽商行徑冠冕。不說身價。反輕易不得了。連釵環首飾段疋銀兩。也下了三四百金禮物。徽商受了。增添嫁事。自已穿了大服。大吹大擂。將愛娘送下

官船上來、侍郎與夫人看見人物標致、更加禮儀齊備、心下喜歡、另眼看待、到晚雲雨之際、儼然身是處子、一發敬重、一路相處甚是相得、到了京中、不料夫人病重不起、一應家事盡屬愛娘掌管、愛娘處得井井有條、勝過夫人在日、內外大小無不喜歡、韓相公得意、揀个吉日立為繼房、恰遇弘治改元覃恩、竟將江氏入冊報去、請下了夫人封誥、從此內外俱稱夫人了、自從做了夫人、心裡常念先前嫁過兩處、若非多遇着好人、怎生保全得女兒之身、致今日有此享用、那徽商認做乾爺、兀自往來不絕、不必說起、只不

知顧提控近日下落、忽然堂前相遇、恰恰正在門下
走動、正所謂
一葉浮萍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夫人見了顧提控、返轉內房、等候侍郎歸來、對侍郎
說道、妾身有个恩人、沒路報效、誰知却在相公衙門
中服役、侍郎問是誰人、夫人道、即辦事吏顧芳是也、
侍郎道、他與你有何恩處、夫人道、妾身原籍太倉人、
他也是太倉州吏、因妾家爺、父母被盜扳害、得他救
解、幸免大禍、父母將身酬謝、堅辭不受、強留在彼、他
與妻子待以賓禮、誓不相犯、獨處室中一月、以禮遂

侍郎身歷可信故此段轉加感激不然難免于疑矣

歸後來過繼與徽商爲女得有今日豈非恩人侍郎大驚道此柳下惠魯男子之事我輩所難不道掾吏之中却有此等仁人君子不可埋沒了他竟將其事寫成一本奏上　朝廷本內大畧云

竊見太倉州吏顧芳暴白寃事俠骨著于公庭峻絕謝私貞心矢乎暗室品流雖賤衣冠所難合行特旌以章篤行

孝宗見奏大喜道世間那有此等人即召韓侍郎面對問其詳細侍郎一一奏知　孝宗稱歎不置侍郎道此皆　陛下中興之化所致應與表揚　孝宗道

何止表揚其人堪爲國家所用今在何處侍郎道今在京中考滿擬臣衙門辦事　孝宗回顧內侍命查那部裡缺司官司禮監秉筆內監奏道昨日吏部上本禮部儀制司缺主事一員　孝宗道好好禮部乃風化之原此人正好即御批顧芳除補吏部知道韓侍郎當下謝恩而出侍郎初意不過要將他旌表一番與他个本等職銜夢裡也不料聖意如此嘉奬驟與殊等美官眞个喜出望外出了朝中竟回衙來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也自歡喜不勝謝道多感相公爲妾報恩妾身萬幸侍郎看見夫人歡喜心下愈加快

活忙呼親隨報知顧提控、提控聞報、猶如地下陞天、還服着本等衣服、隨着親隨進來、先拜謝相公侍郎、不肯受禮道、如今是朝廷命官、自有體制、且換了冠帶謝恩之後、然後私宅少敘、不遲、須臾便有禮部衙門人來伺候、伏侍去到鴻臚寺報了名、次早午門外謝了聖恩、到衙門到任、正是、

昔年蕭主吏、　今日叔孫通、
兩翅何曾異、　只是錦袍紅、

當日顧主事完了衙門裡公事、就穿着公服、竟到韓府私宅中來、拜見侍郎、顧主事道、多謝恩相提携在

皇上面前極力薦舉故有今日此恩天高地厚韓侍郎道此皆足下陰功浩大以致聖主寵眷非常得此殊典老夫何功之有拜罷主事請拜見夫人以謝推許大恩侍郎道賤室既忝同鄉今日便同親戚傳命請夫人出來相見夫人見主事兩相稱謝各拜了四拜夫人進去治酒是日侍郎款侍主事盡歡而散夫人又傳問顧主事離家在幾時父母的安否下落顧主事回荅道離家一年江家生意如常却幸平安無事侍郎與顧主事商議待主事三月之後給个假限回籍就便央他迎取江老夫婦顧主事領命果然給

假、衣錦回鄉、鄉人無不稱羨、因往江家拜候、就傳意見消息、江家喜從天降、主事假滿、攜了妻子回京復任、就分付二號船裡着落了江老夫婦到京相會、一家歡忭無極、自此侍郎與主事通家往來、儼如伯叔子姪一般、顧家大娘子與韓夫人愈加親密、自不必說、後來顧主事三子、皆讀書登第、主事壽登九十五歲、無病而終、此乃上天厚報善人也、所以奉勸世間行善、原是積來自家受用的、有詩爲證、

美色當前誰不慕、　況是酬恩去復來、
若使偶然通一笑、　何緣椽吏入容臺

遲取券毛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儈索剩命

詩云

一陌金錢便返魂　公私隨處可通門
鬼神有德開生路　日月無光照覆盆
貪者何緣蒙佛力　富家容易受天恩
早知善惡多無報　多積黃金遺子孫

這首詩乃是令狐譔所作、他鄰近有個烏老、家資巨萬、平時奸貪不義、死去三日、重復還魂、問他緣故、他說死後虧得家裡廣作佛事、多燒楮錢、冥官大喜、所以放還、令狐譔聞得、大為不平道、我只道只有陽世

造業者作此看

間貪官汚吏受財枉法責富差貧豈知陰間也自如此所以做這首詩後來冥司追去要治他謗訕之罪被令狐譔是長是短辨析一番冥司道他持論甚正放教還魂仍追烏老置之地獄蓋是世間沒分剖處的冤枉盡攥到陰司裡理直若是陰司也如此糊塗富貴的人只消作惡造業到死後分付家人多做些功果多燒些楮錢便多退過了卻不與陽間一樣沒分曉所以令狐生不伏有此一詩其實陰司報應一毫不差的宋淳熙年間明州有個夏主簿與富民林氏共出本錢買撲官酒坊地店做那沽拍生理夏家

出得本錢多些、林家出得少些、却是經紀營運盡是林家家人主當、夏家只管在裡頭照本筭帳、分些乾利錢、夏主簿是個忠厚人、不把心機提防、指望積下幾年總收利息、雖然零碎支動了些、攏統筭着還該有二千緡錢、多在那里、若把銀筭、就是二千兩了、去到林家取討時、林家在店管帳的、共有八個、你推我推、只說筭帳未清、不肯付還、討得急了、兩番林家就說出沒行止話來道、我家累年價辛苦、你家打點得自在錢、正不知錢在那里哩、夏主簿見說得蹊蹺、得要賴他的、只得到州裡告了一狀、林家得知、告了

何不還了寶家

笑道、我家將貓兒尾拌貓飯喫、撩得將你家利錢折、去了一半、官司好反是我贏的、遂將二百兩送與州官、連夜叫八個幹僕把簿籍盡情改造、數月字眼多換過了、反說是夏家透支了也、訴下狀來、州官得過了賄賂、那管青紅皂白、竟斷道夏家欠林家二千兩、把夏主簿收監追比、其時郡中有個劉八郎、名元人叫他做劉元八郎、平時最有直氣、見了此事大爲不平、在人前攘臂揎拳的嚷道、吾鄉有這樣冤枉事、主簿被林家欠了錢、告狀反致坐監、要那州縣何用、他若要上司去告、指我作証、我必要替他伸冤理枉、等

林家這些、沒天理的個個喫棒到一處壞一處、林家這八個人、見他如此行徑、恐怕弄得官府知道了、公道上去不得、翻過來商量道、劉元八郎是個窮漢、與他些東西、買他口靜罷、就中推兩個有口舌的去邀了八郎、到旗亭中坐定、八郎問道、兩位何故見款、兩人道、仰慕八郎義氣、敢此沽一杯奉敬、酒中說起夏家之事、兩人道、八郎不要管別人家閑事、且只喫酒、酒罷、兩人袖中摸出官劵二百道來、送與八郎道、主人林某、曉得八郎家貧、特將薄物相助、以後求八郎不要多管、八郎聽罷、把臉兒漲得通紅、大怒起來

道你每做這樣沒天理的事又要把沒天理的東西贓汚我我就餓死了決不要這樣財物嘆一口氣道這等看起來你每財多力大夏家這件事在陽世間不能勾明白了陰間也有官府他少不得有剖雪處且看且看忿忿地吽酒家過來問道我每三個喫了多少錢鈔酒家道筭該一貫八百文八郎道三個同喫我該出六百文就解一件衣服到隔壁櫃上解當了六百文錢付與酒家對這兩人拱拱手道多謝擕帶我是清白漢子不喫這樣不義無名之酒大踏步竟自去了兩個人反覺沒趣筭結了酒錢自散了且

說夏主簿遭此無妄之災、沒頭沒腦的、被貪財州官收在監裡、一來是好人家出身、不曾受慣這苦、二來被別人少了錢、反鬪在牢中、心中氣蠱、染了牢瘟病將起來、家屬央人保領、方得放出、已病得八九分了、臨將死時、分付兒子道、我受了這樣冤恨、今月待死、凡是一向撲官酒坊公店并林家欠錢帳目、與管帳八人名姓、多要放在棺內、吾替他地府申辦去、纔死得一月、林氏與這八個人、陸陸續續盡得暴病而死、眼見得是陰間狀准了、又過一個多月、劉八郎在家、忽覺頭眩眼花、對妻子道、眼前境界不好、必是夏主

簿要我做對証、勢必要死、奈我平時沒有惡業、對畫過了、還要重生、且不可入歛、三日後不還魂、再作道理、果然死去、兩日活將轉來、拍手笑道、我而今纔曉得這口惡氣、家人問其緣故、八郎道、起初見兩個公吏邀我去、走勾百來里路、到了一個官府去處、見一個綠袍官人、在廊房中走出來、仔細一看、就是夏主簿冊、三謝我道、煩勞八郎來此、這里文書都完、只要八郎畧一証明、不必憂慮、我擡眼看見丹墀之下、林家與八個骨帳人、共頂着一塊長枷、約有一丈五六尺長、九個頭齊齊露出在枷上、我正要消遣他、忽報

此處用不着

王升殿了吏引我去見過王道夏家事已明白不須說得旗亭喫酒一節明白說來我供道是兩人見招飲酒與官會二百道不曾敢接王對左右嘆道世上却有如此好人須商議報荅他可撿他來筭吏禀他該七十九歲王道窮人不受錢更爲難得豈可不賞添他陽壽一紀就着元追公吏送我回家出門之時只見那一夥連枷的人趕入地獄裡去了必然細細要償還他的料不似人世間葫蘆提我今日還鬼豈不快活也後來此人整整活到九十一歲無疾而終可見陽世間有冤枉陰司事再沒有不明白的只是

這一件事、陰報雖然明白、陽世間大的錢鈔、到底不曾顯還得、未爲大暢、而今說一件陽間賴了陰間斷了、仍舊陽間還了、比這事說來好聽、

陽世全憑一張紙　是非顛倒多因此
豈似幽中業鏡臺　半點欺心沒處使

話說宋紹興年間、廬州合江縣趙氏村有一個富民姓毛名烈、平日貪奸不義、一味欺心、設謀詐害、凡是人家有良田美宅、百計設法、直到得上手纔住、掙得潑天也似人家、心裏不曾有一毫止足、看見人家略有些小釁隙、便在裏頭挑唆、于中取利、沒便宜不做

事其時昌州有一個人姓陳名祈也是個狠心不守分之人與這毛烈十分相好你道為何只因陳祈也有好大家事他一毋所生還有三個兄弟年紀多幼小只是他一個年紀長成獨掌家事時常恐怕兄弟每大來這家事須四分分開要趁權在他手之時做個計較打些偷手討些便宜曉得毛烈是個極有算計的人早晚用得他着故此與他往來交好毛烈也曉得陳祈有三個幼弟卻獨掌着家事必有欺心毛病他日可以在裡頭看景生情得些漁人之利所以兩下親密語話投機勝似同胞一般一日陳祈對毛

烈計較道吾家小兄弟們漸漸長大少不得要把家事四股分了我枉替他們白做這幾時奴才心不甘伏怎麼處毛烈道大頭在你手裡你把要緊好的藏起了些不得陳祈道藏得的藏了田地是露天盤子須藏不得毛烈道只要會計較要藏時田地也藏得陳祈道如何計較藏地毛烈道你如今只推有甚麼公用將好的田他賣了去收銀子來藏了不就是藏田地一般陳祈道祖上的好田好地又不捨得賣掉了毛烈道這更容易你只揀那好田地少些價錢權典在我這里目下拿些銀子去用用以後直等你們

弟兄已將見在田地四股分定了然後你自將原銀在我處贖了去這田地不多是你自已的了陳祈道此言誠為有見但你我雖是相好産業交關少不得立個文書也要用着個中人纔使得毛烈道我家出入銀兩置買田産大半是大勝寺高公做牙儈如今這件事也要他在裡頭做個中見罷了陳祈道高公我也是相熟的我去查明了田地寫下了文書去要他着字便了元來這高公法名智高雖然是個僧家到有好些不像出家人處頭一件是好利但是風吹草動有些個賺得錢的所在他就鑽的去了所以裏

鉢充盈、經紀慣熟、大户人家做中做保、到多是用得他着的、分明是個沒頭髮的牙行、毛家債利出入、好此、經他的手、就是做過幾件欺心事体、也有與他首尾過來的、陳祈因此央他做了中、將田立劵、典與毛烈、因要後來好贖、十分不典他重價錢、只好三分之一、做個交易的意思罷了、陳祈家裡田地廣有、非止一處、但是自家心裡貪着的、便把來、典在毛烈處做後門、如此一番、也累起本銀三千多兩了、其田足值萬金、自不消說、毛烈放花作利、巴此便宜得多了、只為陳祈、自有欺心、所以情愿把便宜與毛烈得了去、

倒不便宜了兄弟

以後陳祈母親死過他將見在户下的田產分做四股把三股分與三個兄弟自家得了一股兄弟們不曉得其中委曲見眼前分得均平多無說話了過了幾時陳祈端正起贖田的價銀徑到毛烈處取贖毛烈笑道而今這田却不是你獨享的了陳祈道多謝主兒高妙今兄弟們皆無言可說要贖了去自管隨得原價一一交明毛烈照數收了將進去交與妻子張氏藏好此時毛烈若是個有本心的就該想着出的本錢原輕收他這幾年花息便宜多了今有了本錢自該還他去有何可說誰知狠人心性却又不然

貪戀者入漸悟學

道這田總是欺心來的、今贖去獨吞、有好些放不過他、就起個不良之心、出去對陳祈道、原契在我拙荊處、一時有些身子不快、不便簡尋、過一日還你罷、陳祈道、這等、寫一張收票與我、毛烈笑道、你曉得我寫字不大便、當何苦難我、我與你甚樣交情、何必如此、待一二日、閒當出來就送還罷了、陳祈道、幾千兩往來、不是取笑、我交了這一主大銀子、難道不要討一些把柄回去、毛烈道、正為幾千兩的事、你交與我了、又好賴得沒有、不成要甚麼把柄、老兄忒過慮了、陳祈也托大道是毛烈平日相好、其言可信、料然無事

隔了兩日、陳祈到毛烈家去取前券、毛烈還推道一時未尋得出、又隔了兩日去取、毛烈躲過、竟推道不在家了、如此兩番、陳祈走得不耐煩、再不得見毛烈之面、纔有些着急起來、走到大勝寺高公那里去商量、要他去問問毛烈下落、高公推道、你交銀時、不曾通我知道、我不好管得、陳祈沒奈何、只得又去伺候毛烈、一日撞見了、好言與他取券、毛烈冷笑道、天下欺心事、只許你一個做、你將衆兄弟的田偷典我處、今要出去自吞、我便公道欺心、再要你多出兩千、也不爲過、陳祈道、原只典得這些、怎要我多得、毛烈道、

毛烈狠矣以之處陳祈亦快

不與我、我也不還你劵、你也管由不成、陳祈大怒道、前日說過的說話、怎到要詐我起來、當官去說、也只要的我本錢、毛烈道、正是正是、當官說不過時、還你罷了、陳祈一忿之氣、歸家寫張狀詞、竟到縣裡告了毛烈、當得毛烈預先防備這着的、先將了些錢鈔去尋縣吏丘大、送與他了、求照管此事、丘大領諾、比及陳祈去見時、丘大先自裝腔了、問其告狀本意、陳祈把先情告訴了一遍、丘大只是搖頭道、說不去、許多銀兩交與他了、豈有沒個執照的理、教我也難幫襯、你、陳祈道、因為相好的、不防他欺心、不曾討得執照、

今告到了官全要提控說得明白丘大含糊應承了却在知縣面前只替毛烈說了一邊的話又替毛家送了些孝順意思與知縣了知縣聽信到得兩家聽審時毛烈把交銀的事一口賴定陳祈其定一些執照也拿不出知縣聲口有些向了毛烈陳祈發起極來在知縣面前指神罰呪知縣道就是銀子有的當官只憑文券既沒有文券把甚麼做憑據斷還得你分明是一劃混賴倒把陳祈打了二十個竹篦問了不合圖賴人罪名量央脊杖這三千銀子只當丢去東洋大海竟沒說處陳祈不服又到州裡去告准了

世間事每如此

及至問起來、知是縣間問過的、不肯攺斷、仍復照舊又到轉運司告了、批發縣間、一發是原問衙門、只多得一番紙筆、有甚麼相干、落得費壞了脚手、折掉了盤纏、毛烈得了便宜、暗地喜歡、陳祈失了銀子、又喫打、喫斷、竟沒處伸訴、正所謂

渾身似口不能言　　遍體排牙說不得
欺心又遇狠心人　　賊偷落得還賊沒

看官你道這事、多只因陳祈欺瞞兄弟、做這等奸計、故見得反被別人賺了、也是天有眼力處、却是毛烈如此欺心、難道銀子這等好使的、不成、不要性急、還

此時亦知濟神乎

有話在後頭、且說陳祈受此冤枉、沒處叫撞天屈、氣忿忿的無可擺佈、宰了一口猪、一隻雞、買了一對魚、一壺酒、左近邊有個社公祠、他把福物拿到祠裡擺下了、跪在神前道、小人陳祈、將銀三千兩、與毛烈贖田、毛烈收了銀子、賴了券書、告到官司、反問輸了小人、小人沒處申訴、天理昭彰、神目如電、還是毛烈賴小人的、小人賴毛烈的、是必三日之內、求個報應、扣了幾個頭、含淚而出、到家裡晚上得一夢、夢見社神來對他道、日間所訴我雖曉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可到東嶽行宮、訴告、自然得理、次日陳祈、寫了一張黃

紙、捧了一對燭、一股香、竟望東嶽行宮而來、進得廟門、但見、

殿宇巍峩、威儀整肅、離婁左視、望千里如在目前、師曠右邊、聽九幽沆同耳畔、草叅亭內、炉中焚百合明香、祝獻臺前、案上放萬靈杯珓、夜聽泥神聲喏、朝聞木馬號嘶、比岱宗具體而微、雖行館有呼必應、若非真正冤情事、敢到莊嚴法相前、

陳祈啣了一天愁忿、一步一拜、拜上殿來、將心中之事、是長是短、照依在社神面前時一樣表白了一遍、只聽得幡帷裡面、彷彿有人聲到耳朵內道、可到夜

乎衆欺心若亦宜共怯

間來陳祈喫了一驚曉得靈感急急站起走了出來候到天色晚了陳祈是氣忿在胸之人雖是幽暗陰森之地並無一些畏怯一直走進殿來將黃紙狀在燭上點着火燒在神前燄內了照舊通誠拜禱已畢又聽得隱隱一聲道出去陳祈親見如此作靈明知必有報應不敢再責悚然歸家此時是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陳祈時時到毛烈家邊去打聽過了三日只見說毛烈死了陳祈曉得蹊蹺去訪問隣舍間多說道毛烈走出門首撞見一個着黃衣的人走入門來揪住毛烈奔脫望裡面飛也似跑口裡喊道有个

黃衣人捉我多來救救說不多幾句倒地就死從不見死得這樣快的陳祈口裡不說心裡暗暗道是告的陰狀有應現報在我眼裡了又過了三日只見有人說大勝寺高公也一時卒病而死陳祈心裡疑惑道高公不過是原中也死在一時看起來莫不要陰司中對這件事麽不覺有些恍恍惚惚走到家裡就昏暈了去少頃醒將轉來分付家人道有兩個人追我去對毛烈事體聞得說我陽壽未盡未可入殮你們守我十來日看敢怕還要轉來分付畢即倒頭而臥口鼻俱已無氣家人依言不敢妄動呆呆守着自

所以陰司公道

不必說且說陳祈隨了來追的人竟到陰府果然毛烈與高公多先在那里了一同帶見判官判官一一點名過了問道南嶽發下狀來毛烈賴了陳祈三千銀兩這怎麼說陳祈道是小人與他贖田他親手接受後來不肯還原券竟賴道沒有小人在陽間與他爭訟不過只得到南嶽大王處告這狀的毛烈道判爺休聽他胡說若是有銀與小人時須有小人收他的執照判官笑道這是你陽間哄人可以借此厮賴指着毛烈的心道我陰間只憑這個要甚麼執照不執照毛烈道小人其實不曾收他的判官叫取業鏡

過來旁邊一個吏就拿着銅盆大一面鏡子來照着毛烈毛烈陳祈與高公三人一齊看那鏡子裡面只見裡頭照出陳祈交銀毛烈接受進去付與妻子張氏張氏收藏是那月光景宛然見在判官道你看我這里可是要甚麼執照的麼毛烈沒得開口陳祈合着掌向空裡道令日纔表明得這件事陽間官府要他做甚麼幹高公也道元然這銀子果然收了却是毛大哥不通當下判官把筆來寫了些甚麼就帶了三人到一個大庭內只見旁邊列着兵衛甚多也不知殿上坐的是甚麼人遠望去是晃旒袞袍的王者

此處瞞不過了心不可欺也

判官走上去說了一回、殿上王者大怒、叫取枷來將毛烈枷了、口裡大聲分付道、縣令聽決不公、削去已後官爵、縣吏丘大火焚其居、仍削陽壽一半、又與僧人智高問道、毛烈欺心事、與你商同的麼、智高道、起初典田時、曾在裡頭做交易中人、以後事体多不知道、又與陳祈問道、贖田之銀、固是毛烈要賴、欺心將田出典的緣故、却是你的欺心、陳祈道、也是毛烈教道的。王者道。這個推不得、與智高僧人做牙僧一樣、該量加罰治、兩人俱未合死、只教陽世受報、毛烈作業尚多、押入地獄受罪、說畢、只見毛烈身邊就有許

還券塞減
則可佛事
不足恃也

多牛頭夜叉、手執鐵鞭鐵棒、趕得他去、毛烈一頭走
一頭哭、對陳祈高公說道、吾不能出頭了、二公與我
傳語妻子、快作佛事救援我、陳兄原券在床邊木箱
之內、還有我平日貪謀强詐得別人家田宅文券共
有二十三紙、也在箱裡、可叫這一十三家的人來、一
一還了他、以減我罪、二公切勿有忘、陳祈見說、着還
他原契、還要再問個明白、一個夜叉把一根鐵棍在
陳祈後心窩裡一搗、喝道、快去、陳祈慌忙縮退、颯然
驚醒、出了一身冷汗、只見妻子坐在床沿守着、問他
時節、已過了七晝夜了、妻子道、因你分付了、不敢入

歟況且心頭温温的只得坐守幸喜得果然還魂轉來畢竟是毛烈的事對得明白否陳祈道東嶽眞個有靈陰間眞個無私一些也瞞不得大不似陽世間官府沒清頭沒天理的因把死後所見事件件細說了一遍抖擻了精神坐定了性子一回先叫人到縣吏丘大家一看三日之前已被火燒得精光止燒得這一家火就息了陳祈越加敬信再叫人到大勝寺中訪問高公看果然一同還魂意思要約他做了證見寮取毛家文券人回來說三日之前寺中師徒已把他茶毗了訝的怎麽叫做茶毗看官這就是僧

家西方的說話。又有叫得闍維的。總是我們華言火化也。陳祈見說高公已火化了。喫了一大驚。道他與我同存陰間。說陽壽未盡。一同放轉世的。如何就把來化了。叫他還魂在何處。這又是了不得的事了。怎麼收場。陳祈心下忐忑。且走到毛家去取文券。看見了毛家兒子。問道。尊翁故世。家中有甚麼影響否。毛家兒子道。為何這般問及。陳祈道。在下也死去七日到與尊翁會過一番來。故此動問。毛家兒子道。見家父光景何如。有甚說話否。陳祈道。在下與尊翁本是多年相好的。只因不還我典田文書。有這些爭訟。昨

日到處得陰間對明說文書在床前木箱裡面所以今日來取毛家兒子道文書只或者在木箱裡面只是陰間說話誰是証見可以來取陳祈道有到有個証見那時大勝寺高師父也在那裡同見說了一齊放還寬的可惜他寺中已將他身屍火化沒了個証却有一件可信你尊翁還說另有一十三家文券也多是來路不明的田產叫還了這一十三家等他受罪輕些又叫替他多做些佛事這須是我造不出的毛家兒子聽說有些呆了你道爲何元來陰間業鏡照出毛妻張氏同受銀子之時毛氏在陽間恰像

做夢一般也夢見陰司對理之狀會與兒子說過故聽得陳祈說着陰間之事也有此道是真的了走進去與母親說知張氏道這項銀子委實有的你父親只曾道便宜了他勒措着文書不與他意思還要他分外出些加添不道他竟自去告了官所以索性一口賴了又不料死得這樣詫異今恐怕你父親陰間不寧只該還了他既說道還有一十三紙等明日一總查將出來逐一還罷毛家兒子把母親說話對陳祈說了陳祈道不要又像前番回了明日漸漸賴皮起來此關係你家尊翁陰間受罪非同陽間兒戲的

大猶不少處兒子見浮

毛家兒子道、這個怎麽還敢陳祈當下自去了、毛家兒子開了門進來、到了晚間聽得有人敲門、開出去却又不見、開了又敲得緊、問是那個、外邊厲聲答道、我是大勝寺中高和尚、爲你家父親賴了典田銀子、我是原中人、被陰間追去做証見、放我歸來身屍焚化、今沒處去了、這是你家害我的、須憑你家裡怎麽處、我毛家兒子慌做一團、走進去與母親說了、張氏也怕起來、移了火同兒子走出來、聽聽外邊越敲得緊了、道你若不開時、我門縫裡自會進來、張氏聽着、果然是高公平日的聲音、硬着膽回答道、聽得有累

師父了、而今既已知此教我們母子也没奈何、只教做些佛事超度、師父罷、外邊鬼道我命未該死、陰司不肯收留還有世數未盡又去脫胎做人不得、隨你追薦陰功也無用處、直等我世數盡了纔得托生、這些時叫我在那裡好、我只是守住在你家不開去了、毛家母子只得燒些紙錢奠些酒飯告求他去、鬼道叫我別無去處、求我也没幹、毛家母子没奈何、只得跼跼蹐蹐過了一夜、第二日急急去尋請僧道做道場、一來追薦毛烈、二來超度這個高公、母子親見了這些異樣、怎敢不信、把各家文券多送去還了、誰知

詞錄于今寡傳心痛并附之受候貪利鈌也

陳祈自得了文契之後忽然害起心痛來一痛發便待死去記起是陰中被夜叉將鐵棍心窩裡擣了一下之故又親聽見王者道陳祈欺心陽世受報曉得這典田事是欺心的只得叫三個兄弟來把毛家贖出之田均作四分分了却是心痛仍不得止只因平日掌家時除典田之外他欺心處還多自此每一遭痛發便去請僧道保禳或是東嶽燒獻年年所費不計其數此病隨身終不脫体到得後來家計到比三個兄弟消耗了那毛家也爲高公之鬼不得離門每夜必來攪亂家裡人口不安賣掉房子搬到別處鬼

也隨着不捨，只得日日超度，時時齋醮，以後看看聲音遠了些，說道：你家漏事做得多了，雖然與我無益，時常有神佛在家，我也有些不便，我且暫時去去，終是放你家不過的，以後果然隔着幾日纔來，這里就做法事退他，或做佛事度他，如此纏帳，多時支持不過，毛家家私也逐漸消費下來，以後毛家窮了，連這些佛事法事多做不起了，高公的鬼也不來了，可見欺詐之財，沒有得與你入己受用的，陰司比陽世間公道，使不得奸詐，分毫不差池，這兩家顯報，自不必說，只為高公倚人貪財，利管閒事，落得陽壽未終，先被

焚燒雖然為此拆破了毛氏一家，却也是僧人的果報了。若當時徒弟們不燒其尸，得以重生，畢竟還與陳祈一樣，也要受些現報。不消說得的，人生作事，豈可不知自省。

又有人道這詩未盡，添繁一首云：

陽間有理沒處說，陰司不說也分明。

若是世人終不改，方可橫心自在行。

陽間不辯到陰間，陰間仍舊判陽還。

縱是世人終不改，也須難使到頭頑。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六終